



点点/文

我老家也在北方。所以迟子建写的那些，我大多认得。

她说冬天的雪白茫茫一片，厚得能把人埋住，我见过；她说清晨推门，雪把门堵住了，得用肩膀顶开一条缝，我顶过；她说屋檐下的冰溜子亮晶晶地垂着，敲下来当冰棍舔，我舔过。

读这本书，我好像不是在看一个陌生人写字，而是在看一个同乡，在纸上替我把遗忘的碎片，一件件捡了回来。

迟子建在北极村长到十八岁才离开。那个地方的冬天有多长？大约八个月。十月的雪，五月才化干净。一年里大半时间是白的。没在那种地方待过的人，很难理解一个孩子面对茫茫雪地时，那种混合着绝望和安心的感觉。绝望是，这雪怎么还不化？安心是，反正它也化不了，那就什么都不用想了，等吧。书里写父亲做灯那段，我是红着眼眶读完的。她写父亲每年正月十五给她做一盏灯：空罐头瓶，灌进滚烫的开水，“啪”的一声，瓶底脱落，灯罩就成了。父亲再用铁丝拧成提手，点上半截红烛。后来父亲去世了，她说：“没想到我迎来了千盏万盏灯，却再也迎不来幼时父亲送给我的那盏灯了。”

我老家没有做灯这个习俗。但我读这段时，想起的是我父亲冬天用炉钩子捅炉子、把煤块敲成小块的身影。北方的父亲大多沉默，手干裂着，做这些事时头也不回。你知道他爱你，但他从来说。迟子建写父亲做灯，细到每一个动作我都看得见。我想，她写

的时候，一定是在那盏看不见的灯下写的。那盏灯，不仅照亮了她的童年，也照见了所有沉默的父爱。

书里还写爱人。她说：“那美好的情感将别你而去，你将被这亘古的苍凉永远环绕着。”

这句话太重了。她写的时候，爱人已因车祸离去。一个人二十八岁失去父亲，后又失去爱人，她笔下的冬天是真的冬天，能冻死人的那种。她没有假装不冷。她只是说：“也是冬天，也是春天。”

冬天和春天同时存在，就像痛和温暖同时存在。这种并存，不是妥协，而是生命最真实的纹理。

读这本散文集，我最大的感受不是“感动”，是“踏实”。

踏实——像一个在雪地里走了很远的人，忽然看见了自家的炊烟。迟子建的文字就是那缕烟，不旺，不烫，安安稳稳地升着，告诉你：家还在，火还没灭，你回来就暖和了。

她写春天的雪：“大兴安岭的春雪，朵大，疏朗，洋洋洒洒地飞舞，犹如畅饮了琼浆。”她写月光：“冬天的月光落到雪地上后，新鲜明媚得像刚刚印刷出来的年画。”她写时间：“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了，时间栖身的地方就多了。”

这些我都知道，但我说不出来。她把我说不出来的东西，一个一个写成了句子。

书里有一句话我特别想抄下来：“我想，人生是可以慢半拍，再慢半拍的。生命的钟表不能一味地往前拨，要习惯自己是生活的迟到者。”

我读到这句话时，窗外是南方正午的七月。蝉声密得像针脚，阳光晒在柏油路上，泛着白花花的热

浪。屋里空调“嗡嗡”地转，可人还是觉得黏腻。但书里的雪正一尺一尺地落——落在北极村的屋顶上，落在父亲做灯的罐头瓶上，落在那些我认得却回不去的冬天里。那些凉意好像能从纸面上渗出来，一点一点，把南方的暑热往下按。按得很慢，像一块冰在慢慢化，但确实按了。

然后，我就想起了小时候的炕。玻璃上结着霜花，外面风刮得“呜呜”响，炕是热的。我不知道那时候我慢不慢，但我知道那时候我不赶时间。冬天太长了，赶什么赶？反正春天还早呢。

迟子建从北极村走出来，走到哈尔滨，走到全国，走到我的书桌上。但她写来写去，还是那个在雪地里长大的女孩，记得每一种月光的质地，记得父亲做灯的每一个步骤，记得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从三月化到四月甚至五月，沉着果敢，心无旁骛。

我觉得，最好的读后感不是“她写得好”，而是“你写的，我认得”。我认得了。那个北方的冬天，那个点灯的夜晚，那个等了很久才来的春天，我都认得。谢谢你替我说出来。

春天来得迟，但总会来。就像冰封的河面下，水一直在流。就像迟子建说的，一颗依然能感受到春光的心，无论怎样悲伤，都不会成为朽掉的木。这或许就是文学的意义：它让我们相信，即便身处凛冬，只要心还温热，我们就能在严寒中，亲手化开属于自己的那个春天。

这句话，我信。我见过雪下面，草是怎样钻出来的。

冬天里化开的春天——读迟子建《也是冬天，也是春天》

穿越时空的心理咨询室——《解忧杂货店》书评

李虹/文

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温柔得令人意外。褪去了他惯常的谋杀与诡计，小说在深夜废弃的杂货店前，构建了一个跨越时空的心灵庇护所。若将解忧杂货店与心理咨询室并置比较，我们会发现，浪矢爷爷和三个小偷所扮演的角色，与心理咨询师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倾听、尊重、不替人做决定，最终引导来信者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三个小偷自身的心理蜕变，更是为这场“心灵疗愈”写下了最动人的注脚。

心理咨询的核心在于“倾听”。一个合格的咨询师不会急于给来访者开药方，而是先创造一个安全的倾诉空间，让对方把淤积在心底的情绪、困惑、矛盾尽数倾倒出来。浪矢杂货店的回信，首先做到的便是这种无条件的倾听。它向来信者传递了一个无声的信号：在这里，你是安全的，你的脆弱可以被允许存在。

小说中的来信者形形色色：在奥运会与病重男友之间摇摆的运动员、在继承家业与音乐梦想之间挣扎的松冈克朗，在是否该生下私生子的迷茫中徘徊的绿河……他们投出的信件，往往并非在寻求一个答案，而是在寻找一个可以承载自己纠结的容器。浪矢爷爷的回信从不敷衍，每一封都认真对待，哪怕只是孩童

们关于“如何考一百分”的恶作剧，他也会郑重其事地思考。这种郑重，本身就是一种最深切的倾听——它告诉来信者：你的烦恼被看见，你的声音被听见。

心理咨询中有一个概念叫“镜映”，即咨询师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来访者内心的真实样貌。浪矢杂货店的回信恰恰起到了这面镜子的作用。当运动员静子纠结于是否该为奥运会全力训练时，浪矢爷爷没有直接说“你应该去训练”或“你应该陪在男友身边”，而是帮助她厘清：她所谓的“为男友而战”，究竟是出于真心，还是一种逃避或自我感动？这种厘清，让静子最终穿透迷雾，看见了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

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有一条铁律：不替来访者做决定。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独一无二的，咨询师可以协助梳理，但无权越俎代庖。浪矢爷爷深知这一点。他的回信从不以“你应该如何”的权威姿态出现，而是提供另一种视角，让来信者在比较与思考中，自己找到方向。

这种尊重在“迷途的小狗”武藤晴美的故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晴美来信询问是否应该辞掉体面的工作去当陪酒女，以赚取更多金钱报答养父母。浪矢爷爷的回信没有道德批判，也没有简单粗暴地否定她的计划，而是冷静地分析了陪酒行业的现实与风险，同时肯定了她想要报恩的初心。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将选择权留给晴美。这种态度，与心理咨询中的“来访

者中心疗法”不谋而合——相信来访者具有自我实现的潜能，咨询师只需提供支持支持性的环境。

杂货店的回信之所以有效，恰恰因为它不是居高临下的指点，而是平等的对话。来信者感受到的不是“被教育”，而是“被理解”。在这种被理解的氛围中，人们更容易卸下心防，直面自己内心真实的渴望与恐惧。这正是心理咨询师所追求的理想状态：来访者不是因为被说服而改变，而是因为被接纳而获得改变的勇气。

浪矢爷爷的回信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无论来信者最终做出什么选择，只要那是经过深思熟虑、遵循内心的决定，他都会给予坚定的支持。当鱼店音乐人松冈克朗来信诉说音乐梦想与家族责任的冲突时，浪矢爷爷的回信虽然指出了现实的残酷，却也鼓励他：“如果你已经下定决心，那就全力以赴。”这种支持并非盲目的鼓励，而是建立在对外来信者内心真实意愿的确认上。

事实上，浪矢爷爷从未真正“解决”过任何人的烦恼，他只是用一封封回信织起了一张名为“羁绊”的网。在这张网中，每个人都不再是孤岛。这或许就是解忧的终极奥义：我们无法预知未来，但只要知道自己被真诚地对待过、深深地看见过，便有了面对未来的勇气。而那间杂货店，不过是穿越时空，给了我们一次与自己和解的机会。

从传记到诗格：我读王昌龄的“求真”之路

查阅资料方知，该传记未注明参考文献，缺乏校注与专家推荐，权威性存疑。

传记无解，我便转向央视《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影像帮我补全了王昌龄的一生：从“耕读少年”到“塞外游侠”，再到“诗家天子”。

自边塞归来，他于公元727年进士及第，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734年再登博学宏词科，却只等来汨水县尉这九品官职。内心失落之际，老母那句“凡事要问心，尽心”，唤醒了父亲临终前“修冰洁之心，养昭明之德”的遗训。就这样，他背负着“冰心”的遗训，在坎坷仕途中踽踽独行。至此，我寻到了“冰心玉壶”的精神根系。

此后数年，王昌龄再遭贬谪至龙标，好友辛渐特来相送。席间，王昌龄先吟“高楼送客不能醉，寂寂寒江明月心”，这似是对挚友的“悄悄话”；待辛渐提及洛阳亲友对其清誉的担忧时，他霍然起身，吟出“寒雨连江夜入吴……一片冰心在玉壶”。辛渐赞道：“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王少伯还在！”

看完这段演绎，我心豁然：前一首是“明月

心”，是向内收敛的深情；后一首是“玉壶冰”，是对外展示的傲骨。一柔一刚，一个完整的王昌龄站在了眼前。

识其人，再读其诗，别有洞天。我翻开他撰写的《诗格》，书中提出的“三境”说——物境、情境、意境，恰是解读此诗的钥匙。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堪称物境与情境相融的典范。连江之雨，迷蒙凄冷；逶迤楚山，形单影只。“一切景语皆情语”，一个“寒”字暗寓离愁，“孤”字尽显寂寥。而“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则是由情境跃升至意境。诗人不再沉湎于离愁，而是借“玉壶冰心”的意象，完成了对初心的宣告与精神的升华。

从“三境”回望，我恍然大悟：唯有回到诗人的精神原乡，才能触摸到其滚烫的内心。王昌龄用一生践行“冰心”遗训，芙蓉楼前那铿锵的宣言，正是他递给历史的名片——修冰洁之心，养昭明之德。“冰心”二字，早已超越了个人操守的范畴，成为一个民族在困境中坚守精神高度的象征。

可能性并非确定性——读玛吉·尼尔森《阿尔戈》有感

郑凌红/文

对人性的书写，始终是文学的核心命题。这一疆域贯通古今中外。我不禁想象，“天才奖”获得者玛吉·尼尔森是如何用惊奇的手法打开获奖大门，确立其独特的写作风格的。

翻开《阿尔戈》，这是一场探险般的阅读旅程。“阿尔戈”是一种内核式的象征，源自希腊神话中英雄们前往海外寻找金羊毛的大船。尽管航行中不断更换部件，乃至所有部件都被替换，船依然是“阿尔戈”。回归本书主旨，作者想要表达的，无外乎情感上的追溯与向往。如果说“我爱你”是直白的描述，那么此等境界便如同“阿尔戈”的象征：纵使身体与身份彻底变换，爱也仍旧是爱，历久弥新。

的确，身份的变换已实实在在发生。作品中的人物经验源于作者自身的生命历程。玛吉·尼尔森的伴侣、艺术家哈里·道奇是一名跨性别者/非二元性别者。《阿尔戈》细致描绘了其性别过渡的过程，如注射睾酮等。与此同时，尼尔森本人通过辅助生殖技术怀孕并生育。这两段在时间上重叠的身体转变，构成了写作的核心现实背景。然而，行文中的语言叙述充满了跳跃性与逃离性。

比如这一段：“我给你看这首诗并不是因为我已经获得了其中的从容和宁静……完全消除那些墨迹变得遥不可及。”这样看似简洁的行文，串联起全书，实则是对“心理学的非俄狄浦斯模型”的延展与阐释，如同通过动物图腾便能窥见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从国外跨越到国内，以《红楼梦》为例，真爱难道不正是爱“具体的人”而非完美的符号吗？并非道德无瑕的晴雯才配被爱，率真却偶尔毛躁、风韵灵巧的晴雯同样值得被爱。她得到贾母、宝玉的宠爱，恰恰是因为她的“不完美”，这构成了她鲜活的生命力。正如“阿尔戈”之喻：即便部件更替，内核的爱意与认同并未消逝。文学的意义，便在于包容这种流动中的真实。

文学的魅力在于探索性与不确定性。我看到了玛吉·尼尔森带来的“牵引力”。她在手法上将回忆录、哲学思辨与文化评论熔于一炉，通过精神分析、性别理论、后现代哲学等多重视角，重温与伴侣的情感旅程。她对爱欲、语言、亲密关系的探讨，展现了一位作家深厚的哲思。在形式上她有意打破常规，拒绝将复杂世界简化成二元对立。作为读者，我们更应警惕标签的陷阱。因为文学的张力往往存在于未知之处——可能性只是可能性，而非确定性。

在文艺创作的图谱中，最深刻的作品往往诞生于宏大叙事与个体生命经验的辩证交汇处。优秀的文艺作品之所以动人，并非因为它们消费了某种抽象的“永恒人性”，而是因为它们挖掘了由无数普通人用生命实践汇成的温热的人性的洪流。这种洪流，流淌在每一个具体的、变动不居的日常瞬间里。从这一点上说，《阿尔戈》提供了贯通中西的远见。玛吉·尼尔森自身的突破，为读者开拓了文学书写的全新世界，证明了即便在生命的流转与身份的剧变中，依然可以捕捉到爱的永恒，引领书写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可能性”是常规意义上的阅读体验，而“非确定性”或许只属于少数读者。就像作者所言，如果没有哈里·道奇的智慧、坚韧与被书写的意思，婚姻的可能性便不会生成，文学的唯一性也无从谈起。那是可能性延伸出的不确定性——一场无尽的对话，一种无限的生成。

我愿意跟随玛吉·尼尔森走她的思想旅程，接受作品中人物身上的人性褶皱。尽管理解常规之外的事物需要更高的认知与共情，但文学的意义，正在于它拒绝让我们安于平庸。我们可以跟随文本去探索、去穿越，尽管一路波澜，但终究会遇见一个更广阔、更真实的世界。在那里，我们会明白，爱本身就是那艘不断重组却永不沉没的“阿尔戈”，载着我们在不确定的汪洋中，驶向确定的彼此。